

监狱的隐喻

来自铁窗内的人生故事

郭明著



囚犯K对苏林说：“和女人的距离，就是一个男人和生活的距离。你说，我们这些被剥夺了自由和性别的犯人，和生活有着多远的距离啊！你想想，如果给我们每个犯人配上一个女人，那么，监狱的世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将恋爱生子，于是，我们会忙个不停，土地不再荒芜，买卖会自发形成，我们会酿酒，还会创作歌舞，除了喂饱我们的孩子，还要给他们一些爱以及教育和别的什么，于是我们会生产文明的全部……”

学林出版社

监狱的隐喻

来自铁窗内的人生故事

郭 明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监狱的隐喻：来自铁窗内的人生故事/ 郭明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 10

ISBN 978 - 7 - 5486 - 0072 - 5

I. ①监... II. ①郭...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2381 号



监狱的隐喻

作 者—— 郭 明

责任编辑—— 王后法

封面设计—— 周剑峰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640×965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0 万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6 - 0072 - 5/I · 16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入 狱 / 1

甘当志愿囚——监狱田野调查——为了理解/告别/走出——狱中景象种种——群囚裸像的速写与沉思——对 Z 犯的怜悯——回忆往事：父亲坐牢/少女投河/初恋为谁——认识自我——寻找真实的生活

第二章 背 叛 / 22

初识 K 犯——K 犯的背叛告白——M 犯述说背叛的故事：逃离“城堡”/俄罗斯阅历——承诺与背叛：含糊的词语——婚姻的伦理困境——回避或者抉择

第三章 脱 逃 / 42

脱逃警报响起——老犯 L 的苦难史——为什么脱逃：权力与性——对恶作剧的报复：头儿的下场——L 犯的外宿经历——邂逅：节外生枝的悲喜剧——私奔：幸福与苦难的失乐园——脱逃：从监禁到流放的历程——回归何处

第四章 乱 伦 / 66

Y 犯的性倒错：兽奸——S 犯与 Y 犯的趣味冲突——S 犯的别出心裁：诱奸——乱伦的本质及其类型选择：病态性/习俗性/补偿性——Y 犯的性史：遗传与成长——俄狄浦斯情结复活：恋母之罪——俄狄浦斯情结变奏：革命之罪

第五章 疯 癲 / 96

W 犯的疯癲爆发——关于疯癲的考察：理性的疯癲史/谁制造了疯癲——阿奎的疯癲现象学：忧郁的心灵——W 犯的疯癲现象学：唐·吉珂德精神的现代版——批判与救赎：自助神助

第六章 相 残 / 125

索利·祖克曼的实验启示——禁闭室里的特殊教育——飘尸水塘的由来——关于 C 犯的暴力境遇分析——M 犯的蜜蜡熊掌大餐——G 犯的暴力相残史：时代/制度/暴力/人性的怪谬组合

第七章 自 杀 / 151

一个风清月明的夜晚：Z 犯自杀了——Z 犯父亲的探望：坏消息及其远去的背影——苏林想起父亲的自杀——父亲的日记：荒诞岁月的最后自画像——关于 Z 犯自杀的个案研究：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生

第八章 倾 轧 / 175

倾轧：非暴力人际斗争——看守 C 某设计的“行为科学研究”项目——服刑行为相互观察报告实验——意想不到的负效应：惩罚还是规训——犯人吴某的深度参与——吴某的观察报告摘要

第九章 惩 罚 / 188

惩罚的含义：灵与肉的关系——金巴杜的监禁实验——梦游：与但丁相遇并一同考察地狱——罪与刑的对话与反思——痛苦的救赎：爱及自由的悖谬

第十章 改 造 / 211

改造的含义：批判李小田——关于形而上的幽灵——犯人 K 对改造的剖析——苏林的失眠及其思想漫游——听奶奶讲人类起源的传说——访笛卡尔：科学与伪科学——访马克思：监狱与国家、社会科学及人的异化——访福柯：作为规训的改造及其现代性批判——别了，为了远方的生活

后记 / 241

第一章 人 狱

一

这是春天，清明过后的时节。

苏林坐在一辆半旧的囚车里。囚车行驶在乡村的泥路上。透过囚车的铁栅窗栏，可见道路两旁大片的油菜地，那淡黄鲜嫩的菜花儿开得无边无际，漫过田塍还漫过了道路。回头望去，车子淹没在如浪似涌的花海里。而轮下，一路碾碎的花瓣随风飘舞，纷然零落。

车很颠簸。苏林知道离目的地已经不远。他摸着自己出发前被理发师轻松剃成的光头。他的光头凹凸不平，跟旧照片里父亲的颇为相似。

在这个感伤的时节，他要去亲历一种通常被认为是不幸的生活。行前，他曾去父亲的墓地祭扫。心中默默地对父亲说，“为了您灵魂的安息，我准备去见证一种遮蔽已久的人生。当然，不只是为了您，也为了我自己。等我回来时，再向您汇报吧！”



在这个感伤的时节，苏林要去经历一种不幸的生活

二

午后，他到了他该去的地方。

在他童年的想象里，那个地方除了光头和铁窗，总是模糊一片。

带领他的看守姓陈，是一个年轻的小胖子，他表情活泼，走起路来屁股左右乱扭，或许是个快乐的主儿。他把苏林带到 101 牢房。

101？这倒是一个巧合，他读大学时宿舍的门牌号也是 101。

101 牢房的床铺都满了，只剩下紧挨门边的下铺还空着。

“我住这儿？”苏林问，他把简单的行李往床上一搁。

“没错。你立马整理一下，完了，到办公室来找我！”

苏林没有吱声。他可以猜到陈看守找他会谈些什么。

“你听到了吗？”陈走了两步，忽然转身大声地问道。

“听到了。”

“以后听到了，要回答‘是’，听到了吗？”

“是，听到了。”

等到看守离去，苏林开始整理床铺，把生活必需品放入床头柜，其他衣物则放进门后编号的衣箱。整理完了，苏林站直身子，在屋内来回踱了两圈。

到目前为止，他感到自己仍处在一个很熟悉的环境之中。也就是说，他没有其他犯人初入狱时应有的陌生或不安。他想，也许是因为他的身份意识至此还没有完全丧失。一路上，他想起著名的斯坦尼斯拉夫演艺体系。按照这种演艺理论，他要获得作为罪犯的真正体验，就应当彻底忘记自我，不是表演，而是进入人物的内心体验状态，找到角色的真实感受。但是，他分明知道，有一个异于罪犯的自我在不自觉地监视和分析另一个现实的自我。刚才听到陈看守要他必须正面回答“是”时，他也毕恭毕敬地回答了，但他感到好笑，这无疑是很做作的表演，他仅仅做了一个犯人表面上应该做的。

他在屋内稍站了一会，还未来得及细细体味一下初来乍到的心情，忽然想起陈看守的召见。

101号牢房紧挨出口处的铁栅栏。跨过把守着整幢平房的这道铁栅栏，靠右边就是看守的办公室。苏林走到门口，向守门站立的护监犯点了下头，之后转身立正喊道“报告！”里边传出“进来”的口令。

陈看守，大约是中队管教员，他的桌子上堆满了各种文书，苏林走到他面前，听候吩咐。

“你坐。”

一把木椅摆在他的办公桌对面，显然是专供和犯人谈话用的。等苏林坐稳了，他开口道：

“你的档案还没到我手上，所以我得先问一些基本情况。”

“你问吧，我会如实回答。”

苏林知道他想了解的情况用行话说也就是“四知道”。在这之前，他早已设计了一份“个人简历”。他的名字叫林苏，原在某信托投资公司就

职，因犯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文化程度大专，从某省监狱调入，还有社会关系、家庭状况等等，他都做了自圆其说的回答。

陈看守问完之后，搁下笔，挺直背脊，用力打了个哈欠，说：“你既然不是个新犯，我想，里边的规矩就不需要我再重复了。‘五十八条’和‘百分考核’到处都是一样的。所以，只要好好配合，就没你的事。”

“好的！”苏林回答，欠起身子，“那么，我可以走了吗？”

“唔，对了，还想问一下，你会什么？”

“我会什么？”苏林觉得这算个有趣的问题。长这么大，好像还没人这么问过自己。喝了这么多年的墨水，除了写字说话，还会什么？会补鞋、修车、刻图章，还是卜卦、算命、看风水？凡被流俗认为下贱的，他正好都不会。那么，他凭什么活着？参与培训一个个陈看守、李看守，教他们如何执行刑罚。一边告诉他们监狱工作大有学问，而且是一门艺术，鼓励他们为崇高的事业献身，一边又告诉他们这一事业正在日益膨胀，越来越多的人被强制进入监狱，无论是罪犯，还是看守，纳税人虽然极不情愿，但仍必须支付可观的费用。他当然明白陈看守问他“会什么”是什么意思。可是苏林心中却在问：会什么才重要呢？如果你会警戒看守，而监狱里一个犯人也没了，那么，你就得失业。他清楚地知道是谁为他提供了生存的位置。犯罪和刑罚创造了看守这一职业，并且创造了为使这个职业更趋完善的种种分工。例如，监狱的行政、人事、管理、教育、生产等等，也包括监狱学家。监狱制度远比普通人想象的复杂多了。有一个晚上，苏林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牛虻，它急急地飞奔，冲刺般地叮住一头躺卧在河边青草地上晒太阳的水牛，拼命地吸吮水牛的血汁。等到吸足以后，它抬起头往周围一看，牛身上居然叮满了密密麻麻的牛虻。水牛的尾巴已经不起作用，这头水牛不得不结束自己的日光浴，站起来一头扎进河里。“嗡”的一声，无数的牛虻飞散在半空中但盘旋不去，它们仿佛在等待着水牛重新露出水面，哪怕它只露出一个鼻子。苏林小时候听说过牛虻叮死水牛的故事。等到噩梦醒来，他发现自己原来是无数只寄生的牛虻之一。那么，谁是水牛？水牛象征什么？

但是，他此刻必须应付眼前的问题。

陈看守很好奇，又问了他一遍：“喂，问你呢，你愣什么？”

“没什么啊！”他敷衍地回答说，“会一点烹调，还会一点儿书法。”

“烹调？这里没有烹调，只有煮熟！”陈看守笑道，“至于书法嘛，倒是可以派派用场。比如出板报，写标语啦。”

说完，他侧了一下脑袋，又问道：“那么，就这些吗？”

“就这些了。”苏林苦笑了一下，也许是他的哪位师父告诉他要多了解犯人的爱好。

基于以往的经验，苏林略知三类较为典型的看守。第一类看守比较冷酷而无情。他们的习惯是训斥。这种人一般不提问题，即使提问题，也是为了训斥，根本不需要对方回答。比如，“你这是干嘛？”如果对方认真回答了，反而会被认为是辩解而遭来更多的训斥。第二类看守比较仁慈而天真。他们的习惯是劝导。这种人天性善良，但缺乏必要的生活见识，他们未经思考就接受了善恶对立并且善最终将战胜恶的信念。罪犯代表了恶，因此，属于化解的对象。在他们面前，罪犯个体所背负的真实世界是不重要的，只要你盖上了罪犯的印戳，你就成了他劝导的对象。他们的劝导态度极其真诚，直到你点头表示感激为止。第三类看守比较诚恳而好奇。他们的习惯是提问。他们总有提不完的问题，有的甚至几天前已经问过了，现在又以问题的方式出现。他们的问题你必须回答，否则会因为过于轻漫而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如果当他们意识到你对他们的问题不感兴趣，你也就丧失了向他们提出请求的权利。

苏林把陈看守初步归入第三类。他的问题不管是有趣还是无聊，你不要拒绝回答。

所以，当他看到陈的桌子边上放了一叠书，便说：“会看书吧！”

“都会看些什么书呢？”陈随即又问道。

“什么书都看，有什么看什么。比方说，我记得还看过一本监狱方面的书，作者叫苏什么来的？”

“叫苏林吧，你看，我这儿正好有他的书呢！”说着，他从右边那叠书

里抽出一本。“是这本吧？”

“没错。”苏林回答。

“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

“说实在，翻过就忘了。你认为呢？”苏林故意这么说。

“这本书啊，让我想想，”陈摸了摸脑门，“噢，记得有些地方故弄玄虚哎！”

“哪些地方故弄玄虚？”

“比如，书里说监狱是一个肛门，它的功能是排泄。社会像人的身体，身体里有害的东西如果没地方排泄，就会害病。因此，需要监狱这样一个器官。还引经据典，说是根据某某人的什么理论，一个外国人的名字。”

“好像是一个美国人，叫威尔逊，这个美国人发明了什么社会生物学理论。”苏林插了一句，但马上意识到这样多话非常不妥。

“对，是一个美国人。外国人的名字，我老是记不住。”陈看守似乎并没留意苏林的话。他顺着自己的思路说：“照这么说，你们犯人就是粪便、废物，统统排泄掉拉倒，还要什么改造？对粪便、废物进行改造？好笑，你不觉得好笑吗？哈、哈、哈！”

苏林也跟着笑，还和声道：“好笑！的确好笑！”

陈看守这个人物还是蛮可爱的，他居然跟我这个“犯人”谈起话来全然忘记了身份，苏林暗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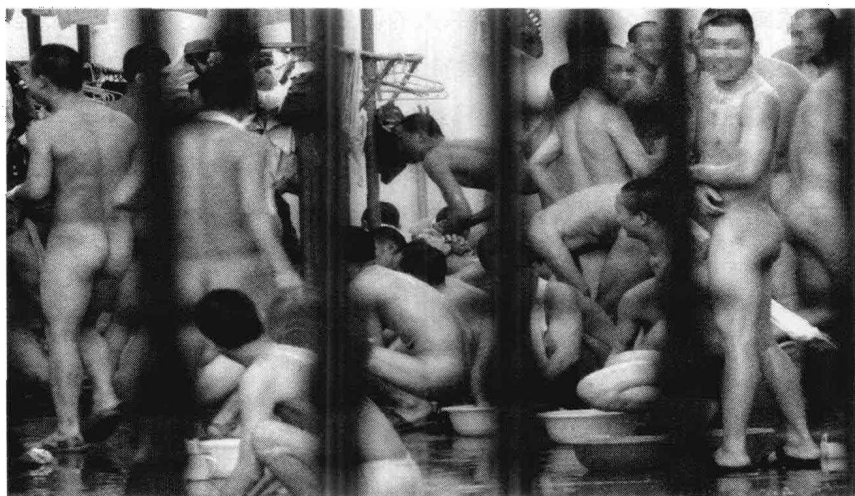
这时，陈看守好像记起了什么，他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说：“你可以回去了。好好改造吧。不要管它是粪便，还是废物。不是吗？哈、哈、哈！”

三

当苏林回到 101 牢房，出工的犯人已经回来了。一个新来的犯人注定会受到各种目光的打量，其中既有友好的表示，也不乏敌意的冷眼。

此时虽是四月，在南方的晚春里，打个赤膊已不至受凉感冒。除了老弱病残，年轻壮实的犯人纷纷来到容得下一个排的水房里光着身子冲澡。水房一半披着屋檐，另一半是露天。所有的淋浴龙头全装在露天一半的三面墙上，接水槽则在屋檐下靠墙的一边。因为太拥挤，苏林侧着身体挤到水槽边，尽管他十分小心，但衬衫还是被水花溅湿了。他本想洗把脸，现在却不得不脱光了，索性加入光身子的人群。

夕阳在这个时刻让人体会到它的不可多得。阳光洒落在这些一无所有的人身上，给他们裸露的身体抹上了一层亮丽的橙黄色。虽然淋浴龙头喷出的水浇到脊梁上依然冷得叫人耸肩并连连吐出“嘘”声，然而，发自内心的兴奋伴随着欢乐的尖叫，“噢、噢、哇、哇”的声音有一种神奇的感染力，仿佛表达了一种集体力量的释放。而此时，监区的高音喇叭里正播放一首热烈高亢的流行曲子，“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大概是受了音乐的煽动感染，有那么几个犯人不知羞耻地扭起了屁股，“噢、噢、哇、哇”的嘘声渐渐汇成了一片像蜜蜂归巢时发出的嗡嗡声一样的集体无意识呓语。随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扭屁股舞。



这些被囚禁的肉身究竟表达了怎样的情绪？

置身其中的苏林被眼前的情景触动了。

他不由地想,眼前这些躁动的肉身究竟表达了一种怎样的情绪?它欢乐或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是什么因素使他们的肉身因为自由的丧失而变得如此沉重或轻薄不堪?

然而,现实根本不允许他沉湎于这种自问。

他的身体被周围的身体挤推着,甚至还有人下意识地伸手触摸他的身体。这些避之不及的、有意或无意的身体接触,令他产生一种肉麻的、近乎厌恶的感觉。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苏林赶紧回到水槽边迅速擦干身体。

然而,当他离开水房重新进入沉思状态时,一些曾经出现多次的问题又涌上心头:监狱究竟使这些生机旺盛的人失去了什么?自由刑是以怎样的一种机制使罪犯的身心受到损害的?

刚才水房里洗澡的情景仍然浮现在眼前。那些姿态各异的集体裸身男人经过想象的定格,瞬间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浮雕作品。苏林强烈地意识到,古往今来似乎还没有哪一位画家以男性罪犯的裸身群体作为集中表现对象。尽管,人们在米开朗琪罗的宗教题材作品,比如西斯廷教堂天顶画中看到了众多赤裸的自然人的诞生,这些人经历了诞生的痛苦和喜悦。但是,其中的男人并不是独立于女人之外的男人,更看不到男人集体的孤独。他的《日》与《夜》,或《晨》与《暮》等雕塑作品中也是如此。即使像他表达反抗和垂死的《奴隶》,虽然表现了失去自由的无奈和窒息,但依然只是诉说受厄于自然力的痛苦,而非一种处在社会性侵蚀和败坏之中的集体生命躁动。苏林悟到,监狱作为人造的牢笼,其最大的不幸乃是既切断人性的自然联系又企图重塑人性的自相矛盾。在这矛盾里,苏林看到了在“人”这个概念里,男人和女人是不能分割的。离开了女人的男人根本不可能获得拯救。明白了人生的这一真相,也就不难读懂蕴含在监狱人生的裸体浮雕中那萦绕不散、呼之欲出的主题——对女人的渴望。

正如囚犯K一针见血地对苏林说过:“和女人的距离,就是一个男

人和生活的距离。就此,我们这些被剥夺了自由的犯人,你说他和生活有着多远的距离啊! L 为什么要逃跑? 因为他无法忍受这种距离。因为这种距离,他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他觉得他生活在一个无比空虚的世界里。你想想,如果给我们每一个犯人配上一个女人,那么监狱的世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我们将生育孩子,于是,我们会忙个不停,土地不再荒芜,它必须长出粮食;交换会自发形成,因为需要生活必需品;我们会酿酒,还会创作歌舞;除了喂饱我们的孩子,还要给他们一些爱以及教育和别的什么,于是我们会生产文明的全部……可是,可是”说到这儿,囚犯 K 被自己的想法所感动,终于呜咽起来,“我们,这,这哪是生活! 我们本来有自己的一份生活,虽然,很不完美,可现在完全像牲口一样活着了,比牲口还不如,牲口还有配偶呢。”

K 睡在苏林的上铺。K 是下床时不小心把脚踩在苏林的肩膀上连声说“对不起”的那一刻同苏林互相认识的。那已是入狱后第二天的事情。在苏林的印象里,K 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犯人。这样的人落到了监狱里,必有什么特别的犯罪原因。

K 不是苏林第一个认识的牢友。苏林首先认识的是 Z,那是在晚饭时,苏林从淋浴间回来不久,开饭的铃声就响了。等到值日的犯人把饭菜拉回来,101 牢房的全体囚犯已经列队唱完了歌,在操场指定的位置坐成了一个圆圈。值日的犯人把菜桶拎到圆圈中间,他满脸喜色,拿着铁勺在菜桶上敲出了节奏:“嗨,今晚的菜不错噢,红烧肉丁小油方! 听说省里的大官又来视察工作了。没看出来么,每次大人物光临,伙食就变了样!”

Z 坐在苏林边上,他随声附和:“我盼天天有大人物光临,这样我们每天都有肉吃!”

“你又做梦了!”旁边的犯人 Y 挖苦道。据说,Z 有一次梦醒,连连问旁边的人:“肉呢? 我的那碗肉呢?”

值日的犯人开始逐个分菜,动作小心,生怕分不均。

等分到 Z 的碗里,Z 端起来左看右看,还自言自语:

“少了，这不又少给了。”

“晓拐儿，你说什么？”值日犯人瞪大眼睛问他。

“没，没说什么啊。”Z不吱声了。

他转过头对苏林说：“你的口福真好，第一天来就吃好菜。”

苏林看着自己碗里的油方烧肉。那肉切成了方糖大小，全是肥肉，散发的油腻味让人倒胃口。他知道，这是因为在外头油水太足。说不定在这里吃上一个星期的素食，再尝尝这菜，就得咽口水了。

苏林打开铝盒蒸饭，那饭又干又糙，吃起来味同嚼蜡。他把菜里的油方都吃了，肥肉吃了几颗，余下的实在吃不了，又觉得倒了可惜，于是问：

“这肉给你，要吗？”

“给我？”Z一脸惊讶：“当真？”

“当真！”

大概是所有的耳朵都听到了他和Z的对话，目光尖利得像刀片似的割在苏林拿碗的手上。

苏林想，话已出口，收不回去了！

苏林读过索尔仁尼琴描写西伯利亚囚徒一天生活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知道这样的小事情，在犯人的心里可能构成重要的心理事件。比如，把肉给了Z，Z会在心里对他万分感激，这么多人唯独看中了他，而他又是经常被大家奚落的一个。他不仅尝到了肉的美味，而且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与此同时，还可能产生相关的心理效应。比如，使值日的犯人略感嫉妒，而使挖苦的犯人心生羡慕。

果然，当苏林把碗中的肉坚定不移地倒入Z的碗中时，Z给了苏林终生难忘的一瞥。

往后的日子，证明Z给了苏林始终不渝的信任。直到数月以后一个风清月明的夜晚，Z在洗衣房的水池边上吊为止。

苏林深感愧疚。

出事的前一天，Z十分反常，他居然对苏林说，他碗里还剩下两片肉

吃不下了，问苏林要吃吗？苏林摇摇头，谢绝了。

Z 自杀了，为了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

苏林为 Z 的故事感动得想落泪。

四

苏林在入狱的第一个夜晚难以入眠。仅仅半天时间，他已渐渐感受到了这个监狱社会的氛围。

苍白的月光透过铁窗栅，照在牢房中间的地面上。于是，地面上映出了一个银白色的铁窗栅的投影。噢，苏林真切地感悟到了什么叫“铁窗生涯”。难捱的时光不是白天，而是夜晚。这样的夜晚，在这个高墙隔成的世界里，会有许多个灵魂和他们辗转反侧的肉体扭打厮拼，直到双方都十分疲倦了，彼此妥协，然后沉入到漆黑无知的意识深渊。然而，这时离黎明时分已经不远了。

苏林不知道自己的黑夜会有多么漫长。小时候，每当睡不着，母亲教他数阿拉伯数字的办法总是十分灵验。每次数不过 100，他就睡过去了。然而，长大以后，母亲教的这个办法已经失灵了。

在失眠之夜，人的灵魂无处躲藏，无论是回忆还是梦想，我们仿佛看到了灵魂飘舞的皮影戏。苏林躺在牢里的硬板床上，他忽然记起小时候躺在塔山裸露的硬质岩石上，那是映山红盛开的时节，他的嘴里含着那个年代孩子们最稀罕的乐器——一支小口琴，他的背紧贴着坚硬光滑的岩石，仰望蓝天里棉絮般的云团自由地迁徙。

这时，有一位少女手里捧了一大把映山红，随歌声轻盈飘来，她的衣裙在春风里频频掀动，跑到附近时突然跌倒了。她尖叫了一声，叫声惊动了少年。但未待苏林翻身站起，少女已匆匆起身，满脸羞红地跑开了。少女跑远了，远远地消失在山冈的另一边。但是他依然坐着，他的眼睛还停留在少女消失的方向。

苏林记得，那时他的同学们已经开始用隐晦的词语谈论“女人”，一种除母亲之外具有特殊含义的有关女人的印象。

苏林怀疑，是否所有的男人都经历过一个对人之初的想象期。大约7岁时，他对“人是怎么生下来的？”这个问题开始困惑不解。这一年冬天，奶奶从遥远的老家来和他们一起过年。窗外下着鹅毛大雪，他把鼻子贴在窗玻璃上。顿时，那被压扁了的小小鼻尖感到了整个世界的冰凉。然而，这冰凉仿佛就停留在鼻尖上，这是温暖与寒冷相接触的界面，是个体生命对宇宙生命存在的感知。纷纷扬扬的雪花把他带入了并非冰凉而是无限温柔的想象里。

他犹豫再三，终于鼓足勇气，向正在纳鞋底的奶奶轻声提问：“奶奶，人是怎么生出来的呀？”奶奶十分明确地告诉他，是从肚脐眼里生出来的。奶奶有许多孙子，奶奶显然早已被问过这样的问题。奶奶的回答是可以相信的。因为他想不出来人身上的这个小洞眼是用来做什么的。奶奶的回答和他的猜想完全一致。可是，当奶奶节后回老家后，他后悔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那么是从男人的肚脐眼里生出来的，还是从女人的肚脐眼里呢？”他给自己的解释是，男人的肚脐眼生男孩，女人的肚脐眼生女孩，并且一想到长大以后会有男孩从他的肚脐眼里钻出来，他便有些忧心忡忡。但是这个想法没持续多久，就被轻而易举地改变了。因为从来没有看到男人挺着大肚子生孩子的。况且，有一次一位要好的同学跟苏林说，“我妈说了，生孩子是女人的事。”“那么，男人做什么？”苏林执著地问。“男人么”那同学皱着眉头回答，“我想，就是干活挣钱养活女人和孩子。”他大概对自己的回答很得意，摆摆手骄傲地走了。苏林也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答案了。

童年的苏林其实并没有从知识上弄清“人是怎样生出来的？”这一问题。然而这倒避免了他早熟的灵魂因为身体的不成熟而备受折磨。但是，成长本身迟早会提出问题，随着身体的发育和阅读能力的增强，少年苏林遇到了第二个与女人有关的疑问。那一天，有人借给他一本掉了封皮的书。那本书中写保尔和冬妮亚的一段让他印象特深。他边读边想，